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隋書卷三十九至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趙鳴皋

隋書卷三十九

唐　特進　臣　魏徵　上

列傳第四

于義　子宣道　宣敏

于義字慈恭河南雒陽人也父謹從魏武帝入關仕周官至太師因家京兆義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戸起家直閤將軍其

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戶累遷安武太守專崇德惠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兖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

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顔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高祖作相王謙構逆高祖將擊之問將於高熲熲答曰于義素有經略可為元帥高祖初然之劉昉進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之下高祖乃止於是以睿為元帥以義為行軍總管謙將達奚惎擁衆據開遠義將左軍擊破之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翼為太尉弟智兄子仲文

竝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為貴戚歲餘以疾免
職歸於京師數月卒時年五十贈豫州刺史謚曰剛賻
物千段粟米五百石子宣道宣敏竝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侍上士以
父功賜爵成安縣男邑二百戸後轉小承御上士高祖
為丞相引為外兵曹尋拜儀同及踐阼遷内史舍人進
爵為子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后命中使敦
諭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左衛長史舍人

如故後六歲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年四十

二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

之賦詩宣敏為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

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高祖踐阼拜奉車都

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

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

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踈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佗族

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
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荆巫周德
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為禍先是以明
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
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
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
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
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

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熲曰于氏世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誡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其志焉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陰壽 子世師 骨儀附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

武幹性謹厚敦然諾周世屢以軍功拜儀同從武帝平齊進位開府賜物千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及高祖為丞相引壽為掾尉迥作亂高祖以韋孝寬為元帥擊之令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臥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以行軍總管鎮幽州即拜幽州總管封趙國公時有高寶寧者齊氏之踈屬也為人桀黠有籌算在齊久鎮黄龍及齊滅周武帝拜為營州刺史甚得華夷之心高

祖為丞相遂連結契丹靺鞨舉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以書喻之而不得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出盧龍塞以討之寶寧求救於突厥時衛王爽等諸將數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弃城奔于磧北黄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廣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寳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

模率其衆降竇寧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脩羅所殺北邊遂安賜物千段未幾卒官贈司空子世師嗣

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弱冠以功臣子拜儀同累遷驃騎將軍煬帝嗣位領東都瓦工監後三歲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党項羌屢為侵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禽斬之深為戎狄所憚入為武賁郎將遼東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擊高麗以本官為涿郡留守于時盜賊蜂起世師逐捕之往往剋捷及帝

還大加賞勞拜樓煩太守時帝在汾陽宮世師聞始畢可汗將為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遂有鴈門之難尋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時年五十三

骨儀京兆長安人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

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内史頗行詭道輒為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也及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已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叶契父子並誅其後遂絶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獲全

竇榮定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太僕季父熾開皇初為

太傅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瓌偉美鬚髯便弓馬魏文帝時為千牛備身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邑三百戸後從太祖與齊人戰於北邙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二千邀擊之齊師乃却以功拜上儀同後從武元皇帝引突厥木杅侵齊之并州賜物三百段襲爵永富縣公邑千戸進位開府除忠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佽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

情契甚厚榮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宫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内兩廂仗衛常宿禁中遇尉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為意乃拜榮定為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高祖受禪來朝京師上顧謂羣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唯竇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千戸而遣之坐事除名高祖以長公主之故尋拜右武侯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賜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

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為右武候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以為行軍元帥率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有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增邑千六百戶復封子憲為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俄轉左武衛大將軍上

欲以為三公榮定上書曰臣每觀西朝衞霍東都梁鄧幸託葭莩位極台鉉寵積驕盈必致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覽前修實為畏懼上於是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開皇六年卒時年五十七上為之廢朝令左衞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縑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若贈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

長於巧思父卒之後恩遇彌隆所賜錢帛金寶亦以鉅萬抗官至定州刺史復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卽位漢王諒構逆以為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焉慶亦有姿儀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官至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之末出為南郡太守為盜賊所害慶弟璡亦工草隸頗解鍾律官歷頴川南郡扶風太守

元景山

元景山字琁岳河南洛陽人也祖燮魏安定王父琰宋
安王景山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
蘭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
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亹川防主後與齊人戰於
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安郡公邑
三千戶從武帝平齊每戰有功拜大將軍改封平原郡
公邑二千戶賜女樂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
牛羊數千治亳州總管先是州民王迥洛張季眞等聚

結亡命每為刼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迴洛季眞挺身奔江南擒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為大治陳人張景遵以淮南内屬為陳將任蠻奴所攻破其數柵景山發譙潁兵援之蠻奴引軍而退徵為候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寛經略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謀圖不軌以輕兵襲孝寛孝寛窘迫未得整陣為亮所薄景山率鐵騎三百出擊破之斬亮傳首以功拜亳州總管高祖為丞相尉迴稱兵作

亂滎州刺史宇文胄與迴通謀陰以書諷動景山景山執其使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大將軍司馬消難之以鄖州入陳也陳遣將樊毅馬傑等來援景山率輕騎五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遯景山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二合皆尅毅等退保甑山鎮其城邑為消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州總管進位柱國前後賜帛三千匹時桐柏山蠻相聚為亂景山復擊平之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

山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呂哲出漢口遣上開府鄧孝儒將勁卒四千攻陳甑山鎮陳人遣其將陸綸以舟師來援孝儒逆擊破之陳將魯達陳紀以兵守溳口景山復遣兵擊走之陳人大駭甑山沌陽二鎮守將皆棄城而遯景山將濟江會陳宣帝卒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時年五十五贈梁州總管賜縑千匹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起家千牛備身以上柱國世子拜儀同後爲秦

王庫眞車騎煬帝嗣位徵爲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也從刑部尚書衛玄擊之以功進位正議大夫拜西平通守

源雄

源雄字世略西平樂都人也祖懷父纂俱爲魏隴西王雄少寬厚偉姿儀在魏起家秘書郎尋加征討將軍屬其父爲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遯變姓名西歸長安周太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

府改封朔方郡公拜冀州刺史時以突厥寇邊從雄為平州刺史以鎮之未幾檢校徐州總管及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遺雄書曰公妻子在鄴城雖言離隔賊徒翦滅聚會非難今日已後不過數旬之别遲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密邇吳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迥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徐州刺史劉仁恩擊義緒儀

同劉弘李琰討席毗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
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
東距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顗揚
州總管賀若弼黄州總管元景山等擊走之悉復故地
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斬之進位上
大將軍拜徐州總管後數歲轉懐州刺史尋遷朔州總
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為北夷所憚伐陳之
役高祖下冊書曰於戲唯爾上大將軍朔方公雄識悟

明允風神果毅往牧徐方時逢寇逆建旟馬邑安撫北
蕃嘉謀絶外境之虞挺劒息韋鞲之望沙漠以北俱荷
威恩呂梁之閒囹圄不懷惠但江淮蕞爾有陳僭逆今將
董率戎旅清彼東南是用命爾為行軍總管往欽哉於
是從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
崇爵端氏縣伯褒為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復鎮朔州
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于家時年七十子崇嗣
官至儀同大業中自上黨贊治入為尚書虞部郎及天

下盜起將兵討北海與賊力戰而死贈正議大夫

豆盧勣 子毓 勣兄通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祖萇魏柔玄鎮大將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略涉文藝魏大統十二年太祖以勣勳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邑千五百戶明帝時為左武伯中大夫勳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勑以本官就學未幾齊王憲納勳妹為妃恩禮逾厚會武帝嗣位拜卭州刺史未之官渭源燒當羌因饑饉作亂以勳有才略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勳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烏翔至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

於襄武民為之謡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為玉漿泉後丁父艱毁瘁過禮天和二年授邵州刺史襲爵楚國公復徵為天官府司會歴信夏二州總管相州刺史以母憂還京宣帝大象二年拜利州總管進位上大將軍月餘拜柱國高祖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勳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甚高阿那肱乙弗虔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鑿城為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勳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

經四旬勢漸迫勣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梁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去高祖遣開府趙仲卿勞之詔曰勣器識優長氣調英遠總馭藩部風化已行巴蜀稱兵奄來圍逼入守出戰大摧凶醜貞節雄規厥功甚茂可使持節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勣為北道行軍元帥以備邊歲餘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貴盛勳效克彰甚重之後為漢王諒納勣女為妃恩遇彌厚七年詔曰上柱國楚國公勣蜀人

寇亂之日稱兵犯順固守金湯隱如敵國嘉猷大節其勞已多可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竝至勣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絕其年卒時年五十五上悼惜者久之特加賵贈鴻臚監護喪事謚曰襄子賢嗣官至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賢弟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為王府主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司及高祖崩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納諮議王頍之謀發兵

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今且偽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以為然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勑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

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是出誕與之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永昌儀同成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顥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紿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毓時遣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素識諒卽開門納之毓遂見害時年二十八及諒平煬帝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推令典毓

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萬死首建奇策去逆歸順殉
義忘身追加榮命宜優恒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
賜帛二千匹謚曰愍子顧師嗣尋拜儀同三司大業初
行新令五等竝除未幾帝復下詔曰故大將軍正義愍
公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成為令典沒世不忘象賢無
墜德隆必祀改封雍丘愍侯復以顧師承襲大業末授
千牛左右
通字平東勣之兄也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少以父

功賜爵臨貞縣侯邑千戸尋授大都督俄遷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引之令督親信兵改封沃野縣公邑四千七百戸後加開府歴武賁中大夫北徐州刺史及高祖為丞相尉迥作逆遣其所署莒州刺史烏丸尼率衆來攻通逆擊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尋徵入朝以本官典宿衛歲餘出拜定州刺史後轉相州刺史尚高祖妹昌樂長公主自是恩禮漸隆遷夏州總管洪州總管所在之職並稱寛惠十七

年卒官年五十九謚曰安有子寬

賀若誼

賀若誼字道機河南洛陽人也祖伏連魏雲州刺史父統右衛將軍誼性剛果有幹略在魏以功臣子賜爵容城縣男累遷直閤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尚食典御周太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常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擕貳屯於河表誼因譬以禍福誘令歸附降者萬餘口太祖深奇之賜金銀百兩齋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

茹茹太祖恐其并力為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啗以厚利茹茹信之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畧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除司射大夫改封霸城縣子轉左宮伯尋加開府後歴靈邵二州刺史原信二州總管俱有能名其兄敦為金州總管以讒毀伏誅坐是免職武帝親總萬機召誼治熊州刺史平齊之役誼率兵出函谷先據洛陽卽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齊范陽王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誼

以兵追之戰於馬邑遂禽紹義以功進位大將軍高祖為丞相拜亳州總管馳驛之部西遏司馬消難東拒尉迥申州刺史李慧反誼討之進爵范陽郡公授上大將軍開皇初入為右武候將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以誼為副元帥軍還轉左武候大將軍坐事免歲餘拜華州刺史俄轉敷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復轉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甚為北夷

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諠家富於財於郊外構一别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列女樂遊集其間卒于家時年七十七子舉襲爵庶長子協官至驃騎將軍協弟祥奉車都尉祥弟與車騎將軍諠兄子弼别有傳

史臣曰于義竇滎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運屬時來俱宣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禄位貽厥子孫析薪克荷崇基弗墜盛矣豆盧毓遇屯剥之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

以無愧君親矣

隋書卷三十九

隋書卷三十九考證

元景山傳治亳州總管○治疑作除

隋書卷三十九考證

隋書卷四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五

梁士彦 子剛 梁默

梁士彦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

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焉尋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彦慷慨自若賊盡鋭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彦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脩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

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彦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為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彦叩馬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唯恐後變善為我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進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總管三十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

梁别破廣陵略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二十
四州諸軍事尉迥之反也以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
之至河陽與迥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為前鋒士
彦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至草橋迥衆復合進戰
大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而入馳啓西門納宇文忻之
兵及迥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幾徵還京師閑居
無事自恃元功甚懷怨望遂與宇文忻劉昉等謀作亂
將率僮僕於享廟之際因車駕出圖以發機復欲於蒲

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以為牟甲募盜賊以為戰士其甥裴通豫知其謀而奏之高祖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彦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為長史高祖從之後與公卿朝謁高祖令左右執士彦忻昉等於行間詰之曰爾等欲反何敢發此意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於是庭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要須成斑士彦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於是

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出繼伯父官至上開府義鄉縣公長寧王府驃騎早卒剛字永固弱冠授儀同以平尉迥勲加開府擊突厥有功進位上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士彦之誅也以諫獲免徙瓜州叔諧官至上儀同廣平縣公車騎將軍志遠為安定伯務為建威伯皆坐士彦誅梁默者士彦之蒼頭驍武絶人士彦每從征伐常與默陥陣仕周致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王諒之

反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加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贈光祿大夫

宇文忻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于魏安平公父貴周大司馬許國公忻幼而敏慧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

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之鎮玉壁也以忻驍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户從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親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恊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鬬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

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窘左右皆殲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至於此致令偽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賜奴

婢二百口除豫州總管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為丞相恩顧彌隆尉迥作亂以忻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寛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熲馳驛監軍與熲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畧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熲李

詢等諫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覩者大囂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迴軍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羊萬計高祖顧謂忻曰尉迴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增邑三千户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卧内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顧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

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甞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頻言於上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上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忻與梁士彦昵狎數相往來士彦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彦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伏誅年六十四家口籍沒忻兄善弘厚有武藝仕周官至上柱國許

國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頵為上儀同及忻誅並廢于家善未幾卒頵至大業中為司農少卿及李密逼東都叛歸於密忻弟愷别有傳

王誼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羣言周閔帝時為左中侍上士時大冡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為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

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正大夫丁父
艱毁瘁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别駕
固讓不許武帝即位授儀同累遷内史大夫封楊國公
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為齊人所敗左右多死
誼率麾下驍雄赴之帝賴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挫衂將
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及齊平授相州刺史未幾復徵為
大内史汾州稽胡為亂誼率兵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
儉雖為總管並受誼節度其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賜

物五千叚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皇太子即位是為宣帝憚誼剛正出為襄州總管及高祖為丞相轉為鄭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高祖以誼為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雒州為主雒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迴誼率行軍總管李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舊臣

甚加禮敬遣使勞問冠蓋不絶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上受禪顧遇彌厚上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立議以為户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勲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開皇初上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

屈節為臣或當恥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上嘉其稱旨進封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逾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踈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

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
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
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
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為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為
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于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
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
誼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
上賜酒而釋之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

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
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為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法
何於是下詔曰誼有周之世早豫人倫朕共遊庠序遂
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
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
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讖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
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
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

此而赦之將或為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上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元諧

元諧河南雒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為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墻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亂遣兵寇小鄉

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
也於是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户
奉詔參脩律令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爲行軍元帥率
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郭竣元浩等步騎數萬擊之上勅
諧曰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
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
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
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三千度河連結党項諧率兵

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吐谷渾引兵拒諧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萬與諧大戰諧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遣其太子可博汗以勁騎五萬來掩官軍諧逆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於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上大悅下詔曰褒善疇庸有聞前載諧識用明達神情警悟文規武略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埸深謀大節實簡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别封一子縣公諧拜

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而釋之未幾誼伏誅諧漸被疎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上大宴百寮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突厥可汗為候正陳叔寶為令史上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人非欲誇誕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

㝌厥不知山川何能𨐌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楊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

德雲上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王世積

王世積闡熙新囯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從韋孝寛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熲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熲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熲深拒其言未幾授蘄

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口大破之既而晉王廣已平丹陽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始璋略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黄偲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璒廬陵太守蕭廡潯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顒齊昌太守黄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鄱陽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荆州總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户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

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為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為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

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徽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為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為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熲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孝諧為上大將軍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遂家
靈武代為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
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
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弋獵為事中便折節
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為人仕周釋褐中外府行參
軍稍遷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宣政元年授儀同
大將軍除并州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時稽胡數為反
叛越王盛内史下大夫高熲討平之將班師熲與盛謀

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即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内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户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遷内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别道邀賊為虜所圍甚急慶則案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不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内附請一重臣充使於

是上遣慶則詰突厥所攝圖恃彊初欲亢禮慶則責以
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
皆拜受詔因即稱臣朝貢請永為藩附初慶則出使高
祖勑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
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勳高皆無所
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户詔以彭城公迥
授第二子義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
熲等奉觴上壽上因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

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上曰今日計功為樂宜不須劾上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食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為右衛大將軍尋改為右武候大將軍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高祖議欲討之諸將二

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焉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為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慶則不欲此行遂聞於上先是朝臣出征上皆宴别禮賜遣之及慶則南討辭上上色不悦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賢至潭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上顏色

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上案驗之慶則於是伏誅拜什柱為柱國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軌遂誅之其弟澄道東宮通事舍人坐除名

元冑

元胄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恒宿卧内及為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趙王引高祖入寢室左右不得從惟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户側趙王謂其二子員貫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

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高祖將為不利冑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冑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偽吐將入後閤冑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冑就厨取飲冑不動會滕王逌後至高祖降階迎之冑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高祖猶

不悟謂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為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耶高祖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之胄以身蔽户王不得出高祖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受禪進位上柱國封武陵郡公邑三千户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高祖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後數載出為豫州刺

史歷亳浙二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冑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後復徵為右衛大將軍親顧益密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臣登高時冑下直上令馳名之及冑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勝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冑豫其謀上正窮治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上大怒執旻於仗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上上遂誅旻賜冑帛

千匹蜀王秀之得罪冑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冑與和有舊因數從之遊冑嘗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冑竟坐死於是徵政為驍衛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勲庸咸憤怨而葅戮況乃

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彦宇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胄或契闊艱厄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内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盖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

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

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隋書卷四十

隋書卷四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六

高熲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蓨人也父賓背齊歸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為寮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後官至

鄀州刺史及頻貴贈禮部尚書渤海公頻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葢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武帝時襲爵武陽縣伯除内史上士尋遷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尋從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之高祖得政素知頻彊明又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國公楊惠諭意頻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頻亦不辭滅族於是為相府司録時長史

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疎高祖彌屬意於熲委以心膂尉迥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熲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熲熲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欷就路至軍為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大栰熲預為木狗以禦之既渡焚橋而戰大破之遂至鄴下與迥交戰仍共宇文忻李詢等設

策因平尉迥軍還侍宴於卧内上撤御帷以賜之進位
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任寄益隆高祖受禪
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為比
上每呼為獨孤而不名也熲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
蘇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蹈前朝
熲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熲復
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時突厥屢為寇患詔熲
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餘匹牛羊千計領新都大監制

度多出於頍頍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頍流涕辭讓優詔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頍節度諸軍會陳宣帝薨頍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也詔頍綏集江漢甚得人和上嘗問頍取陳之策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

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敝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頻為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於熲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悦及軍還以

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叚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户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熲又遜位詔曰公識鑒通遠器略優深出參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機衡竭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其優奬如此是後右衛將軍龎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上上怒之皆被踈黜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

都事姜晦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
高頻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并州
留頻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為
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絕上親幸
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上嘗從容命頻
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頻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
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
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

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言於熲曰天文不利宰相可脩德以禳之熲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熲為元帥擊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熲欲反上未有所答熲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謂熲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

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為之娶上以后言謂頍頍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頍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懽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頍邪始陛下欲為頍娶頍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踈頍會議伐遼東頍固諫不可上不從以頍為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上曰頍初不欲行陛下彊

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熲熲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髙熲所殺上聞之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世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宫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上欲成熲之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吴州總管宇文弢刑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無罪上逾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熲竟坐免以公就第未

幾上幸秦王俊第名熲侍宴熲歔欷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熲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熲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熲於内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熲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熲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

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法垂世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頻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頻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玆斬王世積如更誅頻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頻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頻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頻歡然無恨色以為得免於禍煬帝即位拜為太常時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頻奏

曰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頗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鑑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頻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復謂觀德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徙邊頻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

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頻所推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昇平頻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寃不已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頻皆削藁世無知者其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封勃海郡公徙蜀郡

蘇威子夔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主妻焉見護專權恐禍及己逃入山中為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娱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懐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竝辭疾不拜有從父妹者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

甘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為丞相高熲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名之及至引入卧内與語大悦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熲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為邳國公邑三千户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初威

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稱為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宫中以銀為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之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

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

御史大夫之官後京兆尹䕶檢校雍州别駕時高熲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民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民饑上令威賑䘏之後二載遷吏部尚書歲餘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勑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葢同俯就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

公為君為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上幸并州命與高熲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為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為朋

黨省中呼王弘為世子李同和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冐為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為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為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有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

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
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
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尋令持節廵撫江南
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時突厥都藍可汗
屢為邊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即遣使獻
方物以勤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
幸仁壽宮以威總留後事及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
理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壽宮

不豫皇太子自京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煬帝嗣位
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熲賀若弼等之
誅也威坐與相連免官歳餘拜魯郡太守俄召還參預
朝政未幾拜太常卿其年從征吐谷渾進位左光禄大
夫帝以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歳餘復為納言與左
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藴内
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及遼東之役
以本官領左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禄大夫賜爵房陵侯

其年進封房公威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乎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麤踈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寖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竟不寤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輦直長儇為副其子鴻臚少卿夔先為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

之歲餘帝下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
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
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
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
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
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
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為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
如故威當時見尊重朝臣莫與為比後從幸鴈門為突

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曰今者盜賊不止士馬疲敝願陛下還京師深根固本為社稷之計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

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為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胷臆而威不以

開懐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資敬之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為民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載精誠微淺不能上感咎豐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郅公王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

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都閶闔門内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八威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所脩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為非簡久之法及

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輙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為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少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之頗為有

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夔謂侍臣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

夔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儀容可以接對賓客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結夔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鴈門也夔領城東面事夔為弩樓車廂獸圈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

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為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時
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
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
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堯心
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而輯睦年
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
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釁克終厥

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隋書卷四十一